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今古奇觀 第六十一卷 唐解元玩世出奇

三通鼓角四更雞，日色高升月色低。  
鏡中次第人顏老，世上參差事不齊。  
若向其間尋穩便，一壺濁酒一餐齋。

時序秋冬又春夏，舟車南北復東西。

這八句詩乃吳中一個才子所作。那才子姓唐名寅，字伯虎，聰明蓋地，學問包天，書畫音樂，無有不通；詞賦詩文，一揮立就。為人放浪不羈，有輕世傲物之志。生於蘇郡，家住吳趨。做秀才時，曾效連珠體，做《花月吟》□餘首，句句中有花有月，如「長空影動花迎月，深院人歸月伴花」、「雲破月窺花好處，夜深花睡月明中」等句，為人稱頌。本府太守曹鳳見之，深愛其才。值宗師圖考，曹公以才名特薦。那宗師姓方名志，鄞縣人，最不喜古文辭，聞唐寅恃才豪放，不修小節，正要坐名黜治，卻得曹公一力解救，雖然免禍，卻不放他科舉。直至臨場，曹公再三苦求，附一名於遺才之末，是科遂中瞭解元。

伯虎會試至京，文名益著，公卿皆折節下交，以識面為榮。有程詹事典試，頗開私廩賣題，恐人議論，欲訪一才名素著者為榜首，壓服眾心，得唐寅甚喜，許以會元。伯虎性素坦率，酒中便向人誇說：「今年我定做會元了。」眾人已聞程詹事閱卷，又忌伯虎之才，哄傳主司不公，言官風聞動本，聖旨不許程詹事閱卷，與唐寅俱下詔獄，問革。伯虎還鄉，絕意功名，益放浪詩酒，人都稱為唐解元。得唐解元詩文字畫，片紙尺幅，如獲重寶。其中惟畫，尤其得意。平口心中喜怒哀樂，都寓之於丹青。每一畫出，爭以重價購之。有《言志詩》一絕為證：

不煉金丹不坐禪，不為商賈不耕田。  
閒來寫幅丹青賣，不使人間作業錢。  
卻說蘇州六門：葑、盤、胥、閶、婁、齊。那六門中，只有閶門最盛，乃舟車輻輳之所。真個是：  
翠袖三千樓上下，黃金百萬水東西。  
五更市販何曾絕，四遠方言總不齊。

唐解元一日坐在閶門游船之上，就有許多斯文中人慕名來拜，出扇求其字畫。解元畫了幾筆水墨，寫了幾首絕句，那聞風而至者其來愈多。解元不耐煩，命童子且把大杯斟酒來，解元倚窗獨酌。忽見有畫舫從旁搖過，舫中珠翠奪目，內有一青衣小鬟，眉目秀豔，體態綽約，舒頭船外，注視解元，掩口而笑。須臾船過，解元神蕩魂搖，問舟子：「可認得去的那只船麼？」舟人答言：「此船乃無錫華學士府眷也。」解元欲尾其後，急呼小艇不至，心中如有所失。正要教童子去覓船，只見城中一隻船兒，搖將出來。他也不管那船有載沒載，把手相招，亂呼亂喊。那船漸漸至近，艙中一人，走出船頭，叫聲：「伯虎，你要到何處去？這般要緊！」解元打一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好友王雅宜，便道：「急要答拜一個遠來朋友，故此要緊。兄的船往那裡去？」雅宜道：「弟同兩個舍親到茅山去進香，數日方回。」解元道：「我也要到茅山進香，正沒有人同去。如今只得要趁便了。」雅宜道：「兄若要去，快些回家收拾。弟泊船在此相候。」解元道：「就去罷了，又回家做什麼！」雅宜道：「香燭之類，也要備的。」解元道：「到那裡去買罷！」遂打發童子回去。也不別這些求詩畫的朋友，逕跳過船來，與艙中朋友敘了禮，連呼：「快些開船。」舟子知是唐解元，不敢怠慢，即忙撐篙搖櫓。行不多時，望見這只畫舫就在前面。解元吩咐船上，隨著大船而行，眾人不知其故，只得依他。

次日到了無錫，見畫舫搖進城裡。解元道：「到了這裡，若不取惠山泉，也就俗了。」叫船家：「移舟去惠山取了水，原到此處停泊，明日早行。我們到城裡略走一走，就來下船。」

舟子答應自去。解元同雅宜三四人登岸進了城，到那熱鬧的所在，撇了眾人，獨自一個去尋那畫舫。卻又不認得路徑，東行西走，並不見些蹤影。走了一回，穿出一條大街上來，忽聽得呼喝之聲。解元立住腳看時，只見□來個僕人前引一乘暖轎，自東而來，女從如雲。自古道：「有緣千里能相會。」那女從之中，閶門所見青衣小鬟，正在其內。解元心中歡喜，遠遠相隨。直到一座大門樓下，女使出迎，一擁而入。詢之旁人，說是華學士府，適才轎中乃夫人也。解元得了實信，問路出城。恰好船上取了水才到。少頃，王雅宜等也來了，問：

「解元那裡去了？教我們尋得不耐煩！」解元道：「不知怎的，一擠就擠散了，又不認得路徑，問了半日，方能到此。」並不提起此事。至夜半，忽於夢中狂呼，如夢魘魅之狀。眾人皆驚，喚醒問之。解元道：「適夢中見一金甲神人，持金杵擊我，責我進香不虔。我叩頭哀乞，願齋戒一月，隻身至山謝罪。天明，汝等開船自去，吾且暫回，不得相陪矣。」雅宜等信以為真。

至天明，恰好有一隻小船來到，說是蘇州去的。解元別了眾人，跳上小船。行不多時，推說遺忘了東西，還要轉去。

袖中摸幾錢，賞了舟子，奮然登岸。到一飯店，辦下舊衣破帽，將衣巾換訖，如窮漢之狀。走至華府典鋪內，以典錢為由，與主管相見，卑詞下氣，問主管道：「小子姓康，名宜，吳縣人氏，頗善書，處一個小館為生。近因拙妻亡故，又失了館，孤身無活，欲投一大家充書辦之役，未知府上用得否？」

倘收用時，不敢忘恩！」因於袖中取出細楷數行，與主管觀看。

主管看那字，寫得甚是端楷可愛，答道：「待我晚間進府裏過老爺，明日來討回話。」是晚，主管果然將字樣稟知學士。學士看了，誇道：「寫得好，不似俗人之筆。明日可喚來見我。」

次早，解元便到典中，主管引進解元拜見了學士。學士見其儀表不俗，問過了姓名住居，又問：「曾讀書麼？」解元道：

「曾考過幾遍童生，不得進學，經書還都記得。」學士問是何經。解元雖習《尚書》，其實五經俱通的，曉得學士習《周易》，就答應道：「《易經》」。學士大喜道：「我書房中寫帖的不缺，可送公子處作伴讀。」問他要多少身價。解元道：「身價不敢領，只要求些衣服穿。待後老爺中意時，賞一房好媳婦足矣。」學士更喜。就叫主管於典中尋幾件隨身衣服與他換了，改名華安，送至書館。

見了公子，公子教華安抄寫文字。文字中有字句不妥的，華安私加改竄。公子見他改得好，大驚道：「你原來通文理，幾時放下書本的？」華安道：「從來不曾曠學，但為貧所迫耳。」

公子大喜，將自己日課教他改削。華安筆不停揮，真有點鐵成金手段。有時題義疑難，華安就與公子講解，若公子做不出時，華安就通篇代筆。先生見公子學問驟進，向主人誇獎。

學士討近作看了，搖頭道：「此非孺子所及。若非抄寫，必是倩人。」呼公子詰問其由。公子不敢隱瞞，說道：「曾經華安改竄。」學士大驚。喚華安到來，出題面試。華安不假思索，援筆立就，手捧所作呈上。學士見其手腕如玉，但左手有枝指。閱其文，詞意兼美，字復精工，愈加歡喜。道：「你時藝如此，想古作亦可觀也！」乃留內書房掌書記。一應往來書札，授之以意，輒令代筆，煩簡曲當，學士從未曾增減一字。寵信日深，賞賜比眾人加厚。華安時買酒與書房諸童子共享，無不歡喜。因而潛訪前所見青衣小鬟，其名秋香，乃夫人貼身伏侍，一刻不離者。計無所出，乃因春暮，賦《黃鸝兒》以自歎：

風雨送春歸，杜鵑愁，花亂飛。青苔滿院朱門闔。孤燈半垂，孤衾半欹，蕭蕭孤影汪汪淚。憶歸期，相思未了，春夢繞天涯。

學士一日偶到華安房中，見壁間之詞，知安所題，甚加稱獎。但以為壯年鰥處，不無感傷，初不意其所屬意也。適內中主管病故，學士令華安暫攝其事。月餘，出納謹慎，毫忽無私。學士欲遂用為主管，嫌其孤身無室，難以重托，乃與夫人商議，呼媒婆欲為娶婦。華安將銀三兩，送與媒婆，央他稟知夫人說：「華安蒙老爺夫人提拔，復為置室，恩同天地。」

但恐外面小家之女，不習裡面規矩。倘得於侍兒中擇一人見配，此華安之願也！」媒婆依言稟知夫人，夫人對學士說了。

學士道：「如此誠為兩便。但華安初來時，不領身價，原指望一房好媳婦。今日又做了府中得力之人，倘然所配未中其意，難保其無他志也。不若喚他到中堂，將許多丫鬟聽其自擇。」

夫人點頭道是。

當晚，夫人坐於中堂，燈燭輝煌。將丫鬟二□餘人各盛飾裝扮，排列兩邊，恰似一班仙女，簇擁著王母娘娘在瑤池之上。夫人傳命喚華安。華安進了中堂，拜見了夫人。夫人道：「老爺說你小心得用，欲賞你一房妻小，這幾個粗婢中，任你自擇。」叫老媽媽攜燭下去照他。華安就燭光之下，看了一回，雖然盡有標緻的，那青衣小鬟不在其內。華安立於旁邊，默默無語。夫人叫老媽媽：「你去問華安：『那一個中你的意，就配與你。』」華安只不開言。夫人心中不樂，叫：

「華安，你好大眼孔，難道我這些丫頭就沒個中你意的？」華安道：「覆夫人：華安蒙夫人賜配，又許華安自擇，這是曠古隆恩，粉身難報。只是夫人隨身侍婢還來不齊，既蒙恩典，願得盡觀。」夫人笑道：「你敢是疑我有吝嗇之意？也罷！房中那四個一發喚出來與他看看，滿他的心願。」

原來那四個是有執事的，叫做：

春媚，夏清，秋香，冬瑞。

春媚掌首飾脂粉，夏清掌香爐茶灶，秋香掌四時衣服，冬瑞掌酒果食品。管家老媽媽傳夫人之命，將四個喚出來。那四個不及更衣，隨身妝束，秋香依舊青衣。老媽媽引出中堂，站立夫人背後。室中蠟炬，光明如晝，華安早已看見了。昔日丰姿，宛然在目。還不曾開口，那老媽媽知趣，先來問道：

「可看中了誰？」華安心中明曉得是秋香，不敢說破，只將手指道：「若得穿青這一位小娘子，足遂生平。」夫人回顧秋香，微微而笑。叫華安且出去。華安回典舖中，一喜一懼，喜者機會甚好，懼者未曾上手，惟恐不成。偶見月明如晝，獨步徘徊，吟詩一首：

徒倚無聊夜臥遲，綠楊風靜鳥棲枝。

難將心事和人說，說與青天明月知。

次日，夫人向學士說了。另收拾一所潔淨房室，其牀帳傢伙，無物不備。又合家童僕奉承他是新主管，擔東送西，擺得一室之中錦片相似。擇了吉日，學士和夫人主婚。華安與秋香中堂又拜，鼓樂引至新房，合巹成婚，男歡女悅，自不必說。夜半，秋香問華安道：「與君頗面善，何處曾相會來？」

華安道：「小娘子自去思想。」又過了幾日，秋香忽問華安道：

「向日閩門游船中看見的可就是你？」華安笑道：「是也。」秋香道：「若然，君非下賤之輩，何故屈身於此？」華安道：

「吾為小娘子傍舟一笑，不能忘情，所以從權相就。」秋香道：

「妾昔見諸少年擁君，出素扇競求書畫，君一概不理，倚窗酌酒，旁若無人。妾知君非凡品，故一笑耳。」華安道：「女子家能於流俗中識名士，誠紅拂、綠綺之流也！」秋香道：「此後於南門街上，似又會一次。」華安笑道：「好利害眼睛！果然果然。」秋香道：「你既非下流，實是甚麼樣人？可將真姓名告我。」華安道：「我乃蘇州唐解元也。與你三生有緣，得諧所願。今夜既然說破，不可久留，欲與你圖諧老之策，你肯隨我去否？」秋香道：「解元為賤妾之故，不惜辱千金之軀，妾豈敢不惟命是人！」華安次日將典中帳目，細細開了一本簿子，又將房中衣服首飾及牀帳器皿另開一帳，又將各人所贈之物亦開一帳，纖毫不取。共是三宗帳目，鎖在一個護書篋內，其鑰匙即掛在鎖上。又與壁間題詩一首：

擬向華陽洞裡游，行蹤端為可人留。

願隨紅拂同高蹈，敢向朱家惜下流？

好事已成誰索笑，屈身今去尚含羞。

主人若問真名姓，只在「康宣」兩字頭。

是夜，僱了一隻小船，泊於河下。黃昏人靜，將房門封鎖，同秋香下船，連夜望蘇州去了。

天曉，家人見華安房門封鎖，奔告學士。學士教打開看時，牀帳什物一毫不動，護書內帳目開載明白。學士沉思，莫測其故，抬頭一看，忽見壁上有詩八句，讀了一遍，想：「此人原名是康宣。又不知甚麼意故，來府中住許多時；若是不良之人，財上又分毫不苟。又不知那秋香如何就肯隨他逃走，如今兩口兒又不知逃在那裡？我棄此一婢，亦有何難。只要明白了這樁事跡。」便叫家童喚捕人來，出信賞錢，各處緝獲康宣、秋香，杳無影響。過了年餘，學士也放過一邊了。

忽一日，學士到蘇州拜客。從閩門經過，家童看見書坊中有一秀才坐而觀書，其貌酷似華安，左手亦有枝指，報與學士知道。學士不信，吩咐此童再去看了詳細，並訪其人名姓。家童覆身到書坊中，那秀才又和著一個同輩說話，剛下階頭，家童乖巧，悄悄隨之。那兩個轉彎向童子門下船去了，僕從相隨，共有四五人。背後察其形相，分明與華安無二。只是不敢唐突。家童回轉書坊，問店主：「適來在此看書的是什麼人？」店主道：「是唐伯虎解元相公。今日是文衡山相公舟中請酒去了。」家童道：「方才同去的那一位可就是文相公麼？」

店主道：「那是祝枝山，也都是般名士。」家童一一記了。回覆了華學士。學士大驚，想道：「久聞唐伯虎放達不羈，難道華安就是他？明日專往拜謁，便知是否。」

次日，寫了名帖，特到吳趨坊拜唐解元。解元慌忙出迎，分賓而坐。學士再三審視，果肖華安。及捧茶，又見手白如玉，左有枝指，意欲問之，難於開口。茶罷，解元請學士書房中小坐。學士有疑未決，亦不肯輕別，遂同至書房。見其擺設齊整，噴噴歎羨。少停酒至，賓主對酌多時。學士開言道：「貴縣有個康宣，其人讀書不遇，甚通文理。先生識其人否？」解元唯唯。學士又道：「此人去歲曾傭書於舍下，改名華安。先在小兒館中伴讀，後在學生書房管書束，後又在小典中為主管。因他無室，教他於賤婢中自擇。他擇得秋香成親。數日後夫婦俱逃，房中日用之物一無所取，竟不知其何故。學生曾差人到貴處察訪，並無其人。先生可略知風聲麼？」

解元又唯唯。學士見他不明不白，只是胡答應，忍耐不住，只得又說道：「此人形容頗肖先生模樣，左手亦有枝指，不知何故？」解元又唯唯。少頃，解元暫起身入內。學士翻看桌上書籍，見書內有紙一幅，題詩八句，讀之，即壁上之詩也。解元出來，學士執詩問道「這八句詩乃華安所作，此字亦華安之筆，如何又在尊處？必有緣故，願先生一言，以決學生之疑。」解元道：「容少停奉告。」學士心中愈悶，道：「先生見教過了，學生還坐，不然即告辭矣。」解元道：「稟復不難，求老先生再用幾杯薄酒。」學士又吃了數杯。解元巨觥奉勸。學士已半酣，道：「酒已過分，不能領矣。學生倦倦請教，止欲剖胸中之疑，並無他念。」解元道：「請用一箸粗飯。」飯後獻茶，看看天晚，童子點燭到來。學士愈疑，只得起身告辭。解元道：「請老先生暫挪貴步，當決所疑。」命童子秉燭前引，解元陪學士隨後，共入後堂。

堂中燈燭輝煌。裡面傳呼：「新娘來。」只見兩個丫鬟，扶持一位小娘子，輕移蓮步而出，珠珞重遮，不露嬌面。學士惶悚退避。解元一把扯住衣袖道：「此小妾也。通家長者，合當拜見，不必避嫌。」丫鬟鋪氈，小娘子向上便拜。學士還禮不迭。解元將學士抱住，不要他還禮。拜了四拜，學士只還得兩個揖，甚不過意。拜罷，解元攜小娘子近學士之旁，帶笑問道：「老先生請認一認，方才說學生頗似華安，不識此女亦似秋香否？」學士熟視大笑，慌忙作揖，連稱得罪。解元道：

「還該是學生告罪。」二人再至書房。解元命重整杯盤，洗盞更酌。酒中，學士復叩其詳。解元將閩門舟中相遇始末細說一遍。各各撫掌大笑。學士道：「今日即不敢以記室相待，少不得行子婿之禮。」解元道：「若要甥舅相行，恐又費丈人妝奩耳。」

二人復大笑。是夜，盡歡而別。

學士回到舟中，將袖中詩句置於桌上，反覆玩味。「首聯道：『擬向華陽洞裡游。』是說有茅山進香之行了。『行蹤端為可人留。』分明為中途遇了秋香，擔閣住了。第二聯：『願隨紅拂同高蹈，敢向朱家惜下流。』他屈身投靠，便有相挈而逃之意。第三聯：『好事已成誰索笑，屈身今去尚含羞。』這兩句明白。末聯：『主人若問真名姓，只在「康宣」兩字頭。』『康』字一『唐』字頭一般，『宣』字與『寅』字頭無二，是影著唐寅二字。我自不能推詳耳。他此舉雖似情癡，然封還衣飾，一無所取，乃禮義之人，不枉名士風流也。」學士回家，將這段新聞向夫人說了。夫人亦駭然。於是厚具妝奩，約值千金，差當家老姆姆押送唐解元家。從此兩家遂為親戚，往來不絕。

至今吳中把此事傳作風流話柄。有唐解元《焚香默坐歌》，自述一生心事，最做得好。歌曰：

焚香默坐自省己，口裡喃喃想心裡。  
心中有甚害人謀？口中有甚欺心語？  
為人能把口應心，孝弟忠信從此始。  
其餘小德或出入，焉能磨涅吾行止？  
頭插花枝手把杯，聽罷歌童看舞女。  
「食色性也」古人言，今人乃以為之恥。  
及至心中與口中，多少欺人沒天理。  
陰為不善陽掩之，則何益矣徒勞耳！  
請坐且聽吾語汝：凡人有生必有死；  
死見閻君面不慚，才是堂堂好男子。